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五十六目録

浙江温州府

黄性　黄淮
趙新　孔克表
王綱　卓敬
李任　韓偉
湯宗　尹道遜
章綸　鮑輝
周旋　高友璣
朱諫　張璁

陳瑋　王激

王叔果　項喬

王叔杲　張德明

補遺

周丹　鄭釆

婁濬　李顯

處州府

劉基　章溢

王景　劉璟

葉希賢　俞得濟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六

浙江 温州府 處州府

黄性

黄性宁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淮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擄温台諸蟻附者勢燄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祲家落躬粗糲而養親必豐天下既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内弟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學爲諸生及授官坐事没其家有司以性同居併没之性叩有司曰産當籍不敢辭願得先祠神主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

傳其親戚曰幸爲我保藏之如先德未泯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法衮於宋所受告身亾之則大慟既至京訴其狀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此宅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既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熈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巳九十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後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寬之閩士陳與祖者淸尚人也與厚善客死永嘉爲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國爲重而喪戒循禮毋近俗卒詔遣官賜祭塟加厚焉

黄淮

黄淮字宗豫永嘉縣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年靖難師過江同百官歸順　文皇入正大統首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旨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尋進侍讀一日有告黨逆者淮言於　上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　上從之而大獄遂息吏部以南人官北士不效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勅凡征討官員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

示人以不廣也　上卽罷之永樂二年　上命解縉與淮爲主考得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撤棘入覲上以得才之多爲之甚喜三月　上欲立東宮顧問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　上意遂决册立　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仍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輔導　皇大孫七年　上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卿等其識朕意八年　車駕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諸彬

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之以掩不備既而法艮就擒果如淮筭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請部屬共約束淮曰北虜狠子野心離其黨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十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法來朝 上命玉工以全璞製印畀之淮曰 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勅命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於璽書恐非所以示諸夷也上嘉納之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潛蓄異志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

禍譖淮尤力值進表行在稍滯　上怒逮繫獄中凡
十年淮在狴犴惟賦詩引咎名曰省愆集文卽人情
物變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會　仁宗嗣位釋之陞
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
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時夏五月　上
不豫　皇太子往南京省謁　孝陵遣使召還旣而
宮車晏駕羣情洶洶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
國及　皇太子還京卽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
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仍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
田父沒　上命以一品禮塟旣襄事淮拜恩闕下遂

乞致政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之麓冀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仍命宴餞於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九月辭還歸田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至正統十四年乃卒於家壽八十三謚文簡淮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其識見尤爲人所不及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

趙新

趙新樂清人博通經史洪武初舉任本縣訓導陞開封知府明于吏治郡人德之入爲國子助教尋陞山

西右布政使憲度貞嚴綱舉理整後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一所著有四書說約行素稿

孔克表

孔克表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世孫博學篤行尤精于史學洪武中薦爲翰林修撰　上篤眷之凡有著述咸皆稱旨

王　綱

王綱字性常永嘉人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高則誠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

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常造焉性常謁之曰子真王佐才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温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

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携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囬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則為壇坐性常曰羅拜請不已性常駡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旁哭駡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首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録用彥達痛父

以忠死力耕養母麄衣惡食終其身不仕性常之没

彥達時年十六云

卓敬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

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

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進

戶部侍郎建文初　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

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

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

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　文皇即位責敬不往迎敬厲聲不遜怒欲殺之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誅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文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

傳其事秘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
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
所著文集五十卷

李任

李任永嘉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衛指揮僉事
從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累陞遼東都司同知
鎮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旣獲
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
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若
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

之地大集兵象用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率老幼婦
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
任夜出襲破賊營賊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橫溝用
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
後三十餘戰至是死者過半賊益兵衆攻圍日急相
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
登城奪其門任福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
而入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內官馮智指揮劉順
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
死者數千人

韓偉

韓偉溫州人爲御史出巡河南鎮重有體一方藉以爲安及轉河東運使清操特著多所建白

湯宗

湯宗字正傳平陽縣人初由太學生擢河南按察司僉事改北平後陞山東按察司坐事左遷刑部郎中永樂初擢蘇州知府時郡內連遭水患飢民流離逋租百餘萬石無所出宗不忍迫促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能愛民皆從其令不三月逋負悉完又坐事左遷知祿州用大學士黃淮薦召還授大理寺丞

時外夷貢使病死使者從人謂醫殺之獄成宗閱牘嘆曰夷人於醫素無仇怨寧有故殺之理卒辨其誣明年河南水患民多流徙　仁宗在東宮命宗往賑之比還命署戶部主事未幾坐累繫獄者十餘年仁宗蒞祚復大理丞俄進左少卿陞南京大理寺卿宣宗嗣位命清理戎籍于山東時天久不雨宗極陳民間饑饉疲困之狀即日召還勅有司免租稅蠲徭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塋

尹道遜

尹道遜字克誠瑞安人頴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績學供給甚厚未幾命爲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遜不圖倖進毋九十考最輒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愼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賜致仕而歸葢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卒享年八十二爲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賔室無長物

翛然如衲僧輿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
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
坦然居士又號八一道人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
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雲山樵語雲山
者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既歸貧而能守
愈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
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遣縣令存問周
䘏以尊禮之臨卒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爲
斂

章　論

章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
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
平十四事反覆萬餘言又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
言 皇上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
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
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
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
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煅煉迫之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

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
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立出之獄中脫桎梏
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綸十四事疏不得內
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綸繫獄久因
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不往短于上前改南禮部
上命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壽改南京吏部　茂陵
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
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
大婚情禮自別乞勅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
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勑會南臺考察綸欲盡去諸不

職者主者不可綸獨䟽上南諸司構激言官並謫讞
劾之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讞
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
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
主簿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録檢綸復儲疏不
得輒歎息泣下曰公䟽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
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
書謝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益請
上增入録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鮑　輝

鮑輝字淑大平陽縣人登正統癸丑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爲人外和内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上言有司抑配商鹽歛怨于上州縣官考滿貪緣保留爲奸宜禁緝之延綏列校訐奏都御史不法往察其誣狀白于朝抵其罪山陝北直諸郡饑民流徙請分命大臣亟賑之仍寛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虧邊儲請釐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多縱弛宜董之憲臣以嚴簡閱之法皆見采納正統十四年北虜入寇　英宗北征命輝督右掖軍紀戰功師潰于土木輝死焉子鳳奉衣

祀墓于先塋之次

周　旋

周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泰壬申進左春坊左庶子又明年正月二日夙與方盥櫛造　朝忽得疾尋卒旋六歲喪父未冠又喪母毅然自立入郡庠爲弟子員卽奮發刻苦於學儕輩咸推讓之每以大魁自期雖屢弗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　詔選庶吉士俾績學中秘月爲文章而考其成既在選首遂日夜進學不厭其業益修其名益重

同考壬戌會試得劉君儼卷大稱賞擬寘高等同事者沮之争愈力已而　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以疾在告久之還朝上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有過從者輿至即歡留之奕碁觴詠忘其日之夕也爲文章恥陳腐務出已意爲奇語毋日作輒呼酒引滿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求者接屨於戶[illegible]心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于家

高友璣

高友璣字肅政樂清人生有至性母病朝夕湯藥衣不解帶以孝聞舉弘治庚戌進士例得歸省及奉檄赴選途感異夢覺而驚遂復歸而母疾危克送終盡禮人以為孝感服除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治獄詳明諸司章奏悉資詳定十六年擢守九江聲稱大起正德元年陞廣西右參政管田州府事田故夷方險地土官岑猛者坐與族類搆爭削秩 詔以漢官撫之前官懼而逸友璣單車入境審夷情向背待以懇誠又宣 朝廷德威示之順逆利害始猛

入見猶擁兵自衛久之乃遂款效束身聽命乃立學訓士置保伍以聯其衆歸被擄男女以數百計田人帖服竟不煩兵三年事聞　朝廷宥猛且復其官因徙友璣内地忤權倖仍以知府調衛輝郡當衛道民疲於供億一切裁損之請停黄河役寛負鹽禁衛人以甦五年陞江西左叅政尋轉山西按察使七年陞陜西右布政使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所至達政體赫赫有聲風采峻整貴倖數見裁抑十年坐是得毁降二級致仕後起爲兵備郴桂副使丁外艱未赴十四年以薦起爲山東右叅政十六年轉福建

右布政使本年　召爲光祿寺卿嘉靖二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轉右都御史總理漕運江淮數鹽徒出没爲患請兵討誅渠惡若干人而招徠其衆華驛傳費宿獘一清六年進南京工部尚書七年改南京刑部已而召入爲刑部尚書居僅三月餘謝歸平居色溫禮恭至臨事疑疑操執不渝雖屢蹶屢興無所依違娭婀故資久而後大用既用而不獲久云既致仕以俸入搆祠祀二尚書及剏書院買贍田教高氏子姓及四方來學者朔望謁祠退考業講學以爲常所居僅敝廬布衣蔬食以終身蓋恭儉誠樸出於

天性然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讓簡

朱諫

朱諫字君佐號蕩南樂清人弘治乙卯舉鄉試明年丙辰登進士第授知歙縣其治鋤抑暴疆植立孱弱縣有人誘富民子而殺諸山谷中跡甚秘富人訟于縣久之莫能得也乃沐浴默禱于神神夜見夢翌日如夢捕得之縣稱神君幸菴彭公守徽目其行事嘆曰朱令殆天才吾弗及也時直隸最稱歙縣治丁員外公憂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江西又最稱豐城縣治遷知武定州在州以事忤權貴人亟白逆瑾瑾怒

將中以奇禍聞者莫不危之諫謂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武選司員外再遷郎中正德癸酉贛州境有賊棲大帽山山延袤閩廣千餘里中多溪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患朝議憂之於是部舉知贛州府事蒞任十餘日即舉兵壓賊境歷行盤龍嶺諸寨輩蕺鮮明甲卒練馭廉其勤惰以時賞罰下令曰能捕賊者即與其所得賊貨官無取人懷利競赴敵旬日殲渠魁數十俘其黨數千人度賊窮蹙遣諭之曰第降不汝戮也賊委戈矛以首觸地流血曰公誠幸而丐我餘息者不敢復有異

志矣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賊感激遂
爲良民居無何移知吉安府吉安江西巨鎮素號難
治又豪惡數家者投倚逆濠爲虎狼境中前後二千
石皆憚濠置不敢問既至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
視鼠輩橫如此也且王府何與矣悉械繫之治如法
濠怒思有以中素服其威名恐未發然是時濠叛謀
浸成則儲餉募兵浚湟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母憂
歸歸二歲而濠叛陽明王公嘗移書歸功焉諫頻顣
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廬中朝廷方流涕
行誅敢以爲功耶服除自以仕途寡諧即决志謝事

結廬鴈山睎眺廣宇徘徊茂林翛然有塵外之懷焉
時年五十有四子弟或進曰竊聞大人所歷仕地民
謳歌思德諸縉紳識與不識又咸想見光采世未忘
大人也大人何忘世哉冷然笑而不荅然間遇達官
貴人過從輒復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聖君賢相之
業相與詆講言及海內多難則又未嘗不慷慨太息
也凡優游林下者二十有六年嘉靖辛丑初夏病作
諸子煮藥以進輒揮去之曰吾以儒生致位四品此
豈非命乎古人有言命乃在天何謂藥也越兩月卒
享年八十

張　璁

張璁字秉用永嘉縣人別號羅峯旣晉輔𢦏　皇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嘗蒙　召對　上有張羅山之稱更號羅山早有異質克勵問學氣度端毅不與衆同少遊郡庠弘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正德丙寅建羅峯書院於姚溪聚徒講學造詣益充七試春官始中庚辰會試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衆論紛紜上疏爲　皇上明父子之倫辭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决再上疏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進　廟御議疏陞詹事府詹事

仍兼學士丙戌權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時璁
請告省墓已陛辭　上命鴻臚寺卿魏澄諭旨留之
會吏部推堪任兵部　上命別推以璁名上遂用之
即日三遣中官宣令治事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
帝神主禮儀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
明倫大典及　命欽明大獄勅署都察院事振肅有
條　賜勅獎諭及二品服色金帶仍給三代　誥命
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奉　勅照舊纂修
兼管都察院　命兵部侍郎周倫佐理院事　諭勅
銀圖書二一曰忠良貞一一曰繩愆弼違　賜玉帶

一理院事未久而釐正爲多論邊務審邊將明憲綱
華貪暴并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内臣清近京　皇親
庄田宿獘戊子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　上享太廟
囬侍道側　上屢顧之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形
端志氣伸之句又曰予喜荷天貺賚賢作邦珍再
賜玉帶進姚溪書院集　賜書院名賢義堂名抱忠
命有司於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
箴　命註冠服圖成賜勑并金幣蟒衣以災異辭免
修書院　慰諭不允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　誥

命臏一子爲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
賜金繒撰　孝潔皇后冊文及哀冲太子壙志皆有
賜建議請言宣諭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應
制陳言曰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瘼皆見嘉納
勅所司舉行巳丑命主會試天下士尋勅諭重修大
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　降旨安慰命禮部
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督有司治塋事八月
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釋齎勅守取復
任慰諭再三仍賜銀記一枚庚寅賜明倫大典大學
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知建造四郊丘壇事修祀儀

成典進郊祀議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皆允行命
正孔子祀典一遵古制以一品初考賜勅褒廕一子
爲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
請易疏再上　上稔知其忠謹親爲撰名字賜之遂
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以　献皇帝手書榮恩堂
裝演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于澤以扁其堂賜銀
印篆曰承嘉張茂恭印并銀幣　御筆又大書孚敬
茂恭二幅以賜以繼娶告遣中官賜羊酒銀幣以資
禮用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比抵家
西苑工完遣布政党以平齎賜銀幣　上念不置遣

行人周文燭齎勅往取復任壬辰命兼太子太師華
葢殿太學士復乞致仕歸癸未差少卿陳瑋齎勅起
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贈封如制賜銀印二顆
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命有司爲作樓於府城
以藏　御書文劄賜額寶綸命工部製扁差署丞朱
守宣齎送以榜於堂乙未兩考賜勅獎諭廕一子爲
中書舍人以疾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迁
齎勅送還鄉月給廩米八石歲撥輿隷八名命有司
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齎勅視疾諭疾
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遂歸

調理巳亥　章聖皇太后哀詔至慟哭於家繼而疾
益革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五　上幸承天聞訃詔贈
太師謚文忠蔭一子爲尚寶司丞

陳璋

陳璋字宗獻樂清人資性聰頴書傳過目輒終身不
忘正德乙丑登進士疏歸欲終養淑人讓之曰不聞
舍孝子而爲忠臣者乎吾得汝祿養足矣促北上以
戊辰抵京值逆瑾竊政獲罪遂矯命令致仕太宰許
襄毅公宣於朝曰古今曾有以進士致仕者乎欲爲
周旋而力不可同事者咸强賄之璋曰官以賄成吾

不爲也即怡然就道及家甫二旬而毋淑人告終識者以天所以成孝子也璉誅應　詔起用辛未授刑部主事時司寇藁城張公子麟精法律屬多難之璉日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書謂之曠工况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歷員外郎郎中丙子審録天下獄囚司寇張公廉其能者具名疏上領命審録八閩所活不下百餘人有恤刑録行於世録囚故事鎮廵皆致幣受之以爲常一無取曰吾曾大父稽勲公使朝鮮凡厥交際饋遺例却不受吾思無忝先風非矯也事

竣還京適　毅皇帝欲南巡偕郎中陸君俸等諫止
獨　帝怒甚罰跪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瑋病痢人皆
懼而止之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全身爲奮
然往諫既杖出臀無完膚伏枕閱五月而後起太師
張文忠公孚敬特方釋褐禮部亟往賀曰寵辱不驚
死生不貳先生有焉辛巳陞雲南按察司副使　世
廟嗣登寶位給事吳公巖許公復禮議褒忠良以名
上可其奏加俸一級雲南去京師萬里隣接吐番諸
夷種類不一多有不能盡法者人或難之宗伯王文
定公瓚獨曰爲政不難先生素不以勢撓不以利疚

嚴毅端方而出之以和平恕慈詳而斷之以義施諸刑曹者卽其可施臬司者也及至果寬嚴相濟用得其情然介獨自立當路憾之乃曰官以行志屈志以伸官是愛官不愛身也吾有去而已卽稱疾不出當路知其不可屈强出之旣乃摭其美而旌之於 上時有武弁以贓非其罪繫獄鞫者咸寃之而避嫌不肯決及署臬毅然曰吾知所矜者情也所守者法也何避而嫌之有卽減而出之乙酉陞行太僕寺卿瀕行武弁令其子馳數百里外餽以天花菜二裹璋手之覺其中皆金寶也麾而還之僉事傳君尚文貽書

稱頌而滇中至今以爲美談太僕馬政廢弛則修舉廢墜條陳五事一時馬政事有成績丁亥陞大理寺左少卿都御史熊公浹薦之於朝戊子陞本寺卿凡法司庶獄及天下重囚悉從處當以報而平反日益衆時錦衣捕獲羣盜數十人羅織奏送法司定罪中有十二人實平民也司寇靜庵胡公世寧知其冤而未之出送大理審璋曰咨一贓獲於庭不當其罪人且得而議之况置十二人於非命乎獄雖成不得不辨乃駁囬胡公喜曰此先得我心者也遂爲開釋璋曰昔有 成命宜再請具疏釋之一日與胡公議罪

不合各奏請下　廷議竟是瑋言且行中外法司以
爲成式未幾胡致政語人曰陳公知法而能恕司寇
非此人不可胡剛氣人也與瑋若不合而卒敬服之
如是巳丑以疾乞歸不數月法司以決獄忤　上意
相繼罷去衆咸服其知幾且處之無跡也癸巳起爲
刑部左侍郎時司寇聶公賢虛心以受事無大小必
同心後行且日以律法與諸屬講明每曰法官非公
明仁恕則輕重之間鮮有得其當者故一時諸屬多
以刑名著聞聶公乃摭其舊稿壽諸梓名曰比部招
議凡入仕者咸買之以貧吏治甲午南京　太廟災

上聞變驚恨震怒欲罪諸中使及內外守臣特勅偕錦衣給事往勘陛辭賜酒饌相國李公時執手曰此朝廷重事簡命君行盍慎諸及至南京多方咨訪直以天變奏時　上意不可測人見爲危之乃歎曰知有公耳敢違天意以爲人譴旣而有官校經過訛言爲公事至乃笑曰事在勿欺禍福非所計也竟具疏上可其奏中使守臣悉從末減還朝踰月寢疾懇疏乞休不允乃强涖事有上官以非法杖死下吏下法司獄或欲貸之乃與聶公曰殺人抵罪官與民一也固執不可用忤執政意偕聶公致仕而歸士大夫咸

惜之弟瓉貧而早亾撫其二孤給田以食分宅以居俾各有成立尤耐苦節立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故淡素自分布衣糲食於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每念宗祠未建考妣靡所棲託遇時享輒淚下曰吾何以安飽爲遂竭力經營之規制則斟酌古今以爲久遠計閑家有法雖頑慢亦知有禮樂與人善子姓有讀書向進者即喜而不寐自家食以來足跡不入城市惟杜門種花以詩酒與司寇高襄簡公友幾往還及親故相娛樂因築伴醉六栁二小軒以息宴焉壽七十有二

王激

王激字子揚永嘉人嘉靖癸未進士出知吉水吉水劇邑也精于吏者咸病其冗激殊不經意日出公庭斂刻發遣公移了爭訟事已復操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忩其身之在公庭也暇日與諸生讐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雜以諧笑聽者忩疲其說經義不甚規規求合時調即在公庭亦不喜爲時調束縛而其諧笑嘗以取容上官與諸敗官行事爲譬若將諭巳意者訟至多引古人忍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以賦役留者言語喣喣如其家人父子節縮簡

潛惟所欲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嘗恐後期邑
中人人稱其易與又之跡境內凶人王璇五六輩發
其奸寘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顧畏奉法咸稱其操
縱得宜已而內召擢吏部文選主事戊子出典廣東
鄉試庚寅擢考功郎中滿考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
癸巳召主謄黃未幾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
部進退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已無
所他狥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然其私心既不欲以
身爲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
搆讒相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既歸連遭內

外艱心不勝痛遂以疾終其歸之年僅六十也澂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不獨自視甚高望之者如塵外孤鶴不易籠紲乂而窺其胸次率自貶讓其少時抱異質書過目輙成誦兼通諸經弱冠以春秋魁兩浙而舉進士則以毛詩居常有意辟穀酷嗜仙釋氏語稍長才名迸出傾壓行輩大宰喬白巖山人孫太初引為文字交而因徐曰仁朱守中問學於陽明王公益終身服膺其教焉

王叔果

王叔果字育德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兵部職方

主事視西內工有金幣之錫復以使事歸省墓而倭
事起族從所謂給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
鳥獸竄叔果曰不早爲儲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
願以家槖爲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乃聚族而
謀捐槖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環睨而已至今賴
之尋遷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遂遷郎中
出閱視薊鎭兵時諸鎭既有帥而昌平復設一總帥
臨之名位相頡頏不能有所控御煩費且不支疏請
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修戎政志者例以史官充其
任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之叔果書成進之日京

[illegible]紀改武選郎中當注選選時最爲猥雜號獘數至則與諸寮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所倚宿獘若洗滿六載旅謁分宜相前揖之日故人子耶葢爲東厓公有故僚誼也卒不私徃以是僅遷湖廣右叅議上疏乞骸骨不許所治荆西爲承天德安二郡承天　世廟故邸也有　先皇之陵在而德安爲景恭王初封國兩地中貴戚畹争挾重以魚肉赤子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以法竟任相戒無敢犯者詔修興都志俾之具草以上旣上而曰此　獻皇帝紀也如志何屬同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别創而資其楮筆繕寫

之費書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貴之守者歲私其藕修費以千計悉清裁之應山災授煮粥法以啖餓者又爲繕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贍不煩縣官念謁陵者麇至其夫餼皆責之鍾祥嘆曰鍾祥之民盡矣爲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如兩京中都以爲謁陵節數多所減省郢驛少息肩而會分宜相敗吏部以舊資最久甫一載餘擢廣東按察副使廣數中倭吳司馬以爲羸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部知其指竅以歸里聽用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亦知我遂杜門不

復出少固羸然以斷欲久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稍倦

既感脾疾猶强起具衣冠及飫始就枕謂其子曰夫

人生而膠膠擾擾者夢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

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願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毋

得挾婦女入謁已呼粥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

若寐熟者撼之逝矣得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永嘉縣

志十卷半山藏稿二十卷

項喬

項喬字遷之號甌東永嘉人嘉靖乙丑進士由郎署

出爲撫廬河間三郡守既擢湖廣副使以諫諍例謫

州郡稍起還舊復以誣搆下詔獄未幾得復職旋陞
廣東左參政素爲同鄉相國張文忠公所知試進士
時數欲推轂不聽以故不得上第選庶吉士避不赴
考得南京工部主事巳調北數上書言時事其後自
郡至藩省十有八年淹矣故舊蒲銓館多以書相勞
苦裁答不一及勢利所在若執熱就深不敢邇濡然
在官慮遠防漸不啻治家無絲髮漏筴起廢袪蠹不
避要途名人如考荆州貪守下下黜黃陂曌令以按
察與撫巡兩臺爭兩臺爲詘革勢豪武斷市魁海艫
嶺南人戴若父母其他補武選條格劃屯田事宜剩

在久遠辨太廟災不逮守者策虜不能至獻青罷河間立堡議上楚王書頓減煩役平江廣峒賊以不關軍門隱功無悔請免南畿郡守謁賀儀定河間傳人諸如此類在漢世良吏傳中巳爲稀濶罕見以所修習郎無宦業一時鮮與相亞而所至又復磊磊若此可不謂難哉

王叔杲

王叔杲字陽德別號暘谷居士永嘉人父徽官左叅議季父激官國子祭酒徽長子爲憲副叔果次即叔杲也生而警敏異常兒十二通戴氏禮工制義旁及

騷選子史祭酒公見而大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數歲徐文貞公以學使者至試而奇之補郡諸生學
益閎肆郎醫巫星曆輿地之書靡不撈討嘉靖癸卯
登鄉書明年下第歸益明習天下大計凡疆埸士馬
屯田水利以及食貨戶口之籍一一若指諸掌乙巳
郡大侵叔杲佐叅議公出粟哺餓者存活數千人雌
直指諮𧺝法於杲杲請築沙城捍珉竈至今賴之倭
變起海上杲聚族而謀計在築堡衆閧以為迂尋寇
以無備突入邑幾為墟遂大服其義而杲亦力任之
堡城樓櫓相望邑恃以無恐費幾七千餘金强半觧

其橐中裝也杲一意色養累謝計偕不往叅議公旣逝乃勉起舉壬戌進士筮仕靖江令尋調常熟靖江水四合姦盜出沒訐訟蝟起杲爲經理振制之而邑大治常熟巖邑也至則首修言公祠以造士而邑其侍御者藪大盜而收兵入勢張甚杲立發其姦徃犴之夙稱寃者又立出之邑亦大治臺察以最聞遷兵部車駕主事會 世廟賓天 莊皇帝從裕邸入大內矣是夕有欲倣正德末年設兵九門者杲力爭之曰 武宗時 肅皇在楚大寶虛位乃陳兵以備今上已入內而何以此重駭士民爲報罷尋轉職方

員外郎某念邊事廢弛力薦總督譚公總兵戚公嘗召入防虜患時戚募南兵數萬歲出不貲某從中調護一時邊備大飭　上大閱有金幣之賜再晉武選郎中一切胥吏姦獘掃之若洗部籍載諸武臣功與承襲條格歲久磨滅某題請重修而葉先春者挾奥援欲帶銜署衛事某以例斥之伍司馬定濠亂于陰一子部侍郎難其久不許某曰例久不許者慮功未明也豈功如伍公者而有不明耶力爭之敘於錦衣其強力守官皆此類久之出守大名大名士沃而俗哼一以無事相煦沫而間修禮文以風之葺元城書

院延碩師以教一時諸士嚮臻後多顯重者畿輔文學爲之一變癸酉命以湖省憲副鎮三吳方島夷內訌杲閱江延袤八百里各相其險隘而厚爲備精簡郡邑良家子程其騎射中勇智軼衆者拔之行伍中人人感奮一日寇以百艘至所練士分道搏戰而杲提尺一如意揮之遂大破敵所俘斬甚夥且獲被擄者數百人朝議紀錄晉右參政仍留鎮吳吳賦累歲多積逋時有帶徵之議逮繫死者相藉會大司徒殷公道吳杲馳白曰江南財賦半天下歲輸業不支而益之帶徵如吾民何殷公並事竟除其議而吳民乃

稍稍蘇矣是時督糧參政鈌杲兼治之爲開孟河瀆練湖爲轉輸計比歲七月不雨潤州行千艘皆膠不可以漕乃令集田間水車斛湖水灌之三日而河溢不淹時自京口達于淮衆推以爲神無何論折徵事起葢杲條六利四害語甚辨而省郎不謂是也䟽論杲坐改他用杲竟歸或勸之出則曰吾橐在公車屢謝計偕者以吾親也豈吾官若干年而倍母以出邪歲餘部以閩臬起杲友人有傳江陵相意勸駕者杲堅卧不爲動迨時相敗而人益多其先見云所居葺一園林晨夕偕兄弟賔客置酒高會酒酣自度曲爲

祈聲授童子令按節奏之驩如也性嗜義樂施歲所
損不啻數百千緡至若饑待而食疾待而療妫待而
殮訟待而理者日集於前應之畧無忤色人人得所
望以去年八十有三而卒所著有玉介園稿二十卷

張德明

張德明號毅宇樂清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陞員外郎中出守寧國擢湖廣副使以參政致仕歸
卒德明與人處坦衷白意耻爲鉤棘詞覆之事官刑
部時丁父艱卜葬于里中族衆剌剌有言德明不與
校第以恩信孚之三年服闋擬選期襄事向之有言

者減爭先苟畚搨貧士築瑩無有後者守寧國時礦使至郡人情洶洶德明陽爲欵語陰實劃其距角部勒黨從得不橫噬如豢虎絛鷹不隨不激一郡帖然至他郡則騷繹遍于閭井矣郡人至今俎豆之執正不阿厲操不苟去之湖廣抵武林而路費已罄反從輿隸輩稱貸抵家市產償逋始抵任可謂皭然不滓者矣

補遺

周丹

周丹永嘉縣人洪武初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

勒柵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illegible]仍令禮部宴賚而遣之

鄭采

鄭采温州府平陽縣人性介特仗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成章朱

太史讀其文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雖甚貧客至輒欵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飢客持券求諸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遇盜祼跣走訴采盡舉衣衾巾履遺之嘗逍遥于門見敝衣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觀采之爲人可廉貪激佞

婁濬

婁濬永嘉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除貴州道御史巡按淮揚河南糾彈郕王陞僉都御史疏請致仕

李顒

李顒字崇綱號臺南溫州府樂清人正德戊辰進士令閩縣拜監察御史出按貴州苗夷弗靖總憲欲勦誅之寇益肆侵暴乃隨山築道直抵夷穴據險徵兵四擊夷皆授首于是穴行賞罰冐功夙弊剷刈殆盡邊嶠肅清捷聞賜綵幣復命攝兩道篆仍叅駁諸奏稿累官右副都御史廵撫南贛會有安南之役運籌決策卒致又安陞南京大理卿將戒行而贛之頑民糾衆竊發奉詔會兵遠擊踰年平積勞成疾竟卒于官

處州府

劉基

劉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授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决疑義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至正癸酉舉進士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傒斯見之謂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爲濟時器也基在燕京時間

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經夕翼日即背誦如
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之基曰已在吾胸中矣無
事於書也及丞高安有進賢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
數迺以其學授基焉之官以廉節著發奸擿伏不避
强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自以得基爲慈父而豪右
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江西行
省大臣素知基辟爲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
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嘗遊西湖
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
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乃

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
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
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基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
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其
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
海上元帥原兒只班被其誘脅省憲復舉爲浙東元
帥府都事基即與元帥納隣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
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相招諭方寇復辟爲行
省都事議收復基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
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

安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基悉郤不受執前議益
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鎭撫以基所議
請於朝方氏乃悉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
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其所議以爲傷朝廷好
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基
於紹興基發憤慟哭血嘔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
力阻之門人密里沙曰今是非混淆豈自經於溝瀆
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得不死因
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兩越皆從亂如歸
基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

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基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爲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抹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 擢行省郎中經畧使李國鳳巡撫江西諸道採守臣功績奏於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基軍功不録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觧體勑書至基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害遂從基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訛基曰今天下擾

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閩越可拆簡而定方氏將浮海而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基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太祖下金華定括蒼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亾去基决計趨金陵衆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基曰天下之事在吾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陛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

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從之會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决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晩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基奮臂曰先斬諸議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其策設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
奉之何爲獨不拜適　上朝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
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是年將討友諒於九江基曰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克之必矣　上大喜遂攻皖城
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率軍西
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
軍攻　城命基授方畧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
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即賊
伏也愼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囬與青雲接者此
賊歸也即躡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衆初莫肯信至

夜半請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違
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二以饒信降　上命基撫之
陳氏洪都守將胡廷美使其子納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廷
美遂以城降初基聞毋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
書慰留之期以成功甚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隆時苗軍反金華
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
之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榮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仁德李佑之處州平基至家營葬事時與所親論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近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甞不懷其舊德也方氏素畏基名時遣人致書奉禮不敢受使人白於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即條答悉合機宜其年月日赴京道經建德令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

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幼耳遂窮追賊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基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與友諒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基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命爲太史令一日基見日中有黒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没他日基見上上方欲刑人基曰何爲上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之乃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夢後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基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基縱之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基密奏於　上宜罪已以固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其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訊獄凡平反

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誦
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基曰是欲爲
趙高也　上領之昶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
巖等伺察其陰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
災翼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平日基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
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
事責丞相李善長憲吏凌悅因彈之臺爲　上言李
公勳舊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

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譬如易柱必
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
之廣宜求大才勝任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
遂觧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寳於南郊基密奏立
軍衛法外人無知者尋拜御史臺中丞兼太子賛善
適中丞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以宋制畆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畆止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
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
年未除者基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獘俗一二年
後寬政可復也、上幸鳳陽使基居守基志在澄清

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
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基素剛嚴
彈劾無所避凡中書內府閹人吏胥有犯即捕治宦
者監工不肅及府衛舍人奕棋基啟　皇太子悉寘
於法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
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不聽遣官齎奏請行在
上從其議處彬刑基承旨斬之由是與李善長大忤
上回京李善長愬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里基奏曰
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
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

走沙漠　上手詔叙基勳伐且召赴京師同盟勳冊

比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祖父爵階永嘉郡公

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欲相

楊憲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

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禮爲權衡而巳

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

如基曰此器局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基

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

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

之且孤汝恩天下何患無才顧　明主悉心求之如
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嘗與論兵曰克敵
在兵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
必敗是以兩軍之間决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
良將基曰臣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摧鋒破敵
動若神明臣由是知將之勝又不若主之勝然　陛
下不拘古法而勝尤人所難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
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
如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爾三年七月授弘文
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　賜歸老鄉

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　恩是年八月蜀平復遣璉進賀平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上使䖍其以手書問天象事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寛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稿併巳前奏請諸稿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基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淡洋抵福建界之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𢓱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産且屬温州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温處舊吏持府

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
前而不先由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
舊忿欲構陷之乃訴以基欲求淡洋爲基地弗與則
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以爲察
奏賴　上素知基置不問省部逮其長子獄　上時
巳敕璉歸及奏　上曰旣歸矣免之基入朝惟引咎
自責而巳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
廣東乃相惟庸基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
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
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

有物積腹如卷石遂自於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基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鄉里居家一月而薨享年六十五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亍璉集所遺文稿五卷名曰黎眉公集基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使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謹之語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象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

勢相連絡幸 聖主留意基平生剛毅慷慨有大節每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蕩無間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基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叅贊 上成大功 上嘗歸朝稱之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以天下蒼生爲憂喜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之嘗稱爲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

或有過失得譴者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請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言也居鄉里守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初與同郡葉琛胡深章溢金華宋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基與宋公又文章爲當代首稱云

章溢

章溢字三益龍泉縣人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徭頗爲儕類所侵苦溢忿曰彼徒謂我弱

耳乃往授事縣官卽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
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遊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
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統緒浙
江憲使秃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政官陝西與俱
到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入日
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
龍泉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溢心
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
幼無所知吾願代之賊聞其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
之大喜賊帥欲問計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脇溢曰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怒曰汝誠不畏死耶溢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溢夜紿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溢走麾下說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從賊誠得一循吏招緝之民即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楊湯以止沸也石抹即檄判官毋擅殺服其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盗溢有功焉上其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

公承制授龍泉縣主簿辭不授海寇起黄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爲援溢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驍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内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言於石抹將軍因行屬縣賑之比至縣即扺二家罪發其粟賑之其尤困者作糜食之及還龍泉龍泉亦歳儉大家有粟高其值不發溢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仍行勸分之政

民受其惠爲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寳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寳忽丁棄印走濫同其師王叔剛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帑爲賞賫寳忽丁慳棄職獲罪而愧濫有功乃謀害之濫方贅元師黒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寳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叔剛於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寳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濫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那將軍曰惟君處之乃遣千戶曹勝實督兵㩜以方

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松楊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溢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寨賊望見溢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戡此海蠻即降矣海蠻即葉君所部海軍也溢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耳城爲内外二砦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溢曰非爾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内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訝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麾奇兵横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内外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外砦亦降行

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處州路總管府通判官皆不受長鎗軍叛迫其城南行臺侍御史遣從事楊廸徵師於溢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溢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溢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諸縣聚衆猖獗建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溢及胡君深與賊屢戰皆敗之遂昌凶右戸閉羅土豪周天覺嘯衆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溢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

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時天下日入於亂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已亥冬　王師克處州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遣使以束帛召之乃翻然而起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亾何擢僉營田司事廵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溢以疾在告者久　上特遣使存問而溢日夜念毋不置鬱鬱成疾　上命歸省賜以白金

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
司即擢僉其司事壽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　朝
而爲存厚娶胡君女　賜賞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帥温　詔還守處州饋餉
供億規措無缺而不知其勞　王師平荆楚設湖廣
提刑按察司遷僉司事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
事今屬卿矣既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
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
湖廣行省鎮撫囬囬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廉
得狀坐以法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

使事不自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𤪌亦以事被逮辭或連之溢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基諭之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無疑也癸卯胡君以兵入閩陷没處州之境皆搖動　上命陞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溢辭曰臣前任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寛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罪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溢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服青田夏清鬪胡

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將官兵盡
戍浦城中僅足自守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
爲屯勢相聯絡别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柰敢
犯溢存道係長子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有是　旨命
存道提兵爲遊擊而溢即處城坐鎮之溢謂父子相
統於律不宜乃　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
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溢洎浙東行省右丞李
文忠欲運處州糧餉溢以爲舟車兩通而軍中所掠
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輸之兵食乃足建寧守將阮
德柔遣將來納欵人咸以爲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

勢必不能容故德柔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　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
所併留其使厚恤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爲
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
遮乃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
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役繁而
事擾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
需恒不足胡君爲奏免惟輸硫黃白藤於　朝而行
省復有所科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
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

無援故敗乃斬惟淵以狥遣指揮何世明擊賊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溢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溢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其家海隅既寧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下　上遣使召之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

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
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
建寧此萬全計也郎日　詔文忠出師如其策處州
之糧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
民不堪命乃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
久矣　詔從其舊溫州王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
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旣
平君達又請降溢曰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
奏戮之浙江行省承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
處州與諸府同溢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木道

何從出且凋弊之民曷以勝此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帝位謚及劉基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謚務存大體未嘗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謚曰臺憲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不敢犯豈直搏擊為能哉　上親祼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謚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至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　上愛謚甚嘗語謚及劉基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

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又繼論奏曰兵巳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戰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濶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毋夫人巳歿馳還舍側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貽書道　上眷待之意而遣存厚還家灑泣而行比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

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
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
走京師聽進止　上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上
黨尋移平陽溢自喪毋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
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
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墳墓
幸龕整飭歲時薦饗幸有公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
厚恩未能報效此爲歉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
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溢曰吾久巳知之遂薨於龍
淵之私第年五十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撰文遣官

即其家祭之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閈室
廬被焚叩顙籲天火至柩所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
每事必得其懽心與二兄別已久即創第龍淵三兄
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
庵久乃廢弛重修葺之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
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
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
則以玉峰西崗爲義阡聽其埋瘞焉又以王叔剛實
鄉邦之賢者而石抹將軍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
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聳善扶義者無

不爲也狀貌宏偉器局夷曠外若和緩至臨大事則議論爭辯不避權勢必折中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爲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之末事耳故溢於章句之習皆不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爲人言之平居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不可勝也

王景

王景字景彰松陽人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情異性

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渉獵周遍發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景拳拳服膺及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諸生披荆榛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士子多有成就上於天官考爲九州二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安然以景應詔既至訪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見賜宴西

序製藩王朝覲儀成賜日本書作樂章與京城鐘鼓
樓記　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知州政寬
平明恕民皆安之復修學宮建壇墠勸農桑均賦役
得新籍戶三千口若干田賦稱是會以疾歸鄉里明
年徵赴闕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牋奏日
給食大官亾何授山西右叅政夙夜祗若以承流宣
化爲已任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癉
百司肅然上下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意有以稅糧
撓法者按之不伏摹上章誣以事謫居雲南臨安簞
瓢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

者一不受洪武年召囬入翰林　太宗即位授翰林
翰林侍講未幾陞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寵眷日
隆及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
書成賞賚優渥復督清文武官謄黄舉有成績兩典
文衡去取至公號爲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塟江寧
鳳棲鄉之原享年七十有三靖難時言建文死　上
問景葬禮景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劉璟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浹濡經傳喜
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顚議論英發賊

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
璟才略　上喜曰璟真伯温兒矣召見璟謂曰朕欲
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
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
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
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
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
敢可任　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并勅提調肅遼慶寧
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
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

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叅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
璟夜半渡蘆溝河氷陷馬斃璟力破氷跳躋岸冒雪
走艮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艮
鄉至流州遇璟舁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
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
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
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
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葉希賢

葉希賢松楊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其謫戍窮邊不死於道則死於邊者又幾萬人方是時和尚方壯年披剃走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居焉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游往來白龍諸山見山旁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晣夕誦易乾卦山中人因謂佛經景賢日和尚相釋而誦儒乎不可宜誦佛經

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之者然又不肯
顯言恐不能安和尚而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
經即名寺曰觀音寺和尚好讀楚詞時時買一冊袖
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于水投已輒
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
不問所以和尚好飲不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則
飲不則拉樵牧豎入飲半酣呼豎兒和歌歌竟瞑焉
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翦翦落筆成文不甚工
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死之日其徒問師即死
宜銘何許人張目荅曰松陽問姓名不對居嘗自稱

囙雪菴和尚

俞得濟

俞得濟字公廣遂昌人幼孤長克厲於學涉獵既博從先生長者習詩律永樂六年詔翰林集四方儒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及能書士職繕寫得濟以能書薦書成被賜賚詔就翰林益進其藝十八年擢兵科給事中勤慎詳敏克舉其職坐累出爲邯鄲縣丞縣當要道使客百費取給於縣者日輻輳爲之有方民不困而事集尤以寬厚得民心洪熙改元召還爲刑部照磨尚書給事中皆言其才陞刑部主事盡心獄

中無宂滯者宣德五年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

李　崇

李崇字宗楷縉雲縣人宣德丙午中鄉試庚戌中會試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服闋而哀不衰正統丙辰拜刑部河南司主事蒞官行巳一以古人爲師治獄法歐陽公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論如法與人交際不過嚴以取怨不苟同以求媚一時同官咸以先生長者之禮事之巳未廷臣建存省京儲之儀　詔六卿減部屬視優劣而進退之尚書施禮不欲召怨於人以入官先後爲去畱崇遂需次南還抵金華行

囊蕭然從者以匱乏告崇曰家近矣何過慮哉既歸日侍母於別業承顏順色熙熙然惟恐少拂其意別業中重構小軒前後層堦皆種菊扁眉曰菊莊時與門人子弟嘯咏其中悠然有陶靖節東籬之趣越三年壬戌秋官尚書魏源聞其賢薦起之癸亥八月調刑部山西司主事魏去淮揚金濂代之以嚴憚僚屬崇遇事據理辨是非雖被譴呵屹不爲動蕭宗伯恒時爲正郎深服其守正不撓久之金亦知爲純德君子甲子夏薦授員外郎每有疑獄必召崇相可否乙丑　上降欽恤之典勅法司簡公勤詳慎之士分涖

諸道金以南畿地廣獄多遂以屬崇　陛辭乃矢曰
茲行苟取人一介當不生還道過故人沈樂安蔣永
部淮安通判金華李某以精纊銅蟾蜍韡韈見饋悉
却之沈以蟾蜍爲淸物强置于舟而去乃置諸水所
至覈奸直枉惟求公平賴全活者甚多竣事還京不
數日河南有謀殺商旅者久不得其情金復請於
朝命往廉之侍郎薛希璉謂甫田輒遣能無獨賢之
歎乎金曰勤勞臣子之常疑獄　朝廷所愼萬一有
冤者生無辜者死我輩固不得辭其責李員外獨心
安乎崇深以金爲知已忻然請行已而其事果白人

皆稱之丁卯金以部屬正郎缺員數多首以崇薦
命下得江西部冢宰太和王直颺言曰素聞李某賢
江右之人其蒙福矣某衛刁軍誣千戶劉某謀逆無
少長男女皆下獄連坐者幾百人不避利害悉爲直
之劉感恩無由請謁謝其第率家人望門羅拜而去
巳巳秋八月 上親征北虜留守大臣薦其才德老
成陞本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十月奉勅廵撫廣西
道出淮揚金濂方凱自閩還握其手大笑曰公論之
不可誣如此葢喜 朝廷用得其人也廣右災荒之
地去京師幾萬里下車諭㢚僚曰吾承 君命保障

一方已不敢有其身矣爾輩當體此意以此身與此土棍為安危可也豈可以地方善惡介意私便身圖自取不職之罪以負　朝廷之任使哉恪勤職業者雖下僚待以殊禮懦不立頑不廉者在方岳亦擯斥不貸用是廉能者勸不檢者自新法度詳明防範嚴密朔望詣學宮謁先聖畢退揖諸生親為講說語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事民有不業農而喁喁仰賑貸者　命分巡及屯田官給以種子使之耕種歲旱嘗齋潔致誠檄文於神雨應期而降先是諸司繫囚動涉旬月為之期日非死罪不許浹辰司刑之官夙夜

敬慎滯獄一清令行政舉百姓歡呼桂林有靖江王府悉裁之以義上不違 朝廷親親之心下不失仁民之意王始雖不悅終深敬之然百粤之地羣酋非一種雖承平之日叛服靡常景泰庚午東西相煽起慶遠抵柳州數百里間居民竄匿道絕行者兵少糧缺乃汰老弱革冒濫餘丁三抽其一復調土兵益之設法以給軍餉且廣屯衆募民耕閒田以備日後之需信用賢能不師巳見轉輸者不告勞征伐者不畏死討捕招徠威懷並施未及三年獲俘馘以萬計給還民男女踰千獲馬牛羊無筭地方用寧 朝廷嘉

其勳命兼提督征蠻軍務事仍有白金綵幣之賜崇益圖報稱至忘寢食尋奉璽書簡黜廣右諸司之庸懦不肖者一以公道處之人亦無不服都指揮黃玹殺其猶子土官知府瑚并其二子蓋土官邊徼遠臣生殺之柄自昔行於境內享有富貴蔭及子孫故庶孽往往推刃同氣甘心於弑逆而惟位是圖玹挾其衆多且驍勇肆行無忌崇外示優容中畫成筭竟以事執之玹本逆犯在獄設計上疏請易儲用事者不悟其非友如所請而勞賚陞秩崇鬱忿成疾繼巡柳慶諸郡加冒嵐瘴疾日益甲戌上書乞養病告代還

不持一物隨身書劍亦棄去不留復命於朝明辰乘傳而還天順庚辰十二月卒於官壽六十有一

陳詔

陳詔浙江青田人宣德五年禮部會試第一歷監察御史四川按察司副使僉都御史爲人平恕周密無怙勢賊物之失閩中盜起詔奉命往宣德意以安輯之革心向化者多景泰二年九月還京卒遣官諭祭賻以鈔幣

薛希璉

薛希璉字廷器麗水人宣德五年登進士第尋詔歸

進學後三年赴召觀政兵部拜貴州道監察御史負氣敢言不事訐直正統元年按治於河南克持風裁駸駸有時譽矣又明年巡京市場坊場坊者四方百貨所聚也利博而奸生商賈患之京尹以爲言　上命察之不踰月而權豪罔利者屏息上下便之考最賜勅進文林郎五年廷選憲臣俾奉璽書分行天下舉備荒之政復按江西所至以便宜剗奸弊廣儲蓄增築陂塘以興水利變通有法寬猛得宜吏服而民賴之能聲益著事竣擢刑部右侍郎八年畿內廣平等府旱且蝗奉命往視至則黜贓吏蠲逋負弛徵輸

歲令捕蝗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流亡未幾往理鳳陽等處屯田宿弊一清軍民兩利十年巡撫直隸保定淮安等一十二府事有便不便者施罷不少俟宣上德達下情民用感悅十三年夏復往鳳陽賑饑民賴以濟是歲閩寇鄧茂七作亂師征踰年始克之而郡縣凋弊尤甚受命鎮守其地撫輯人民既而殘寇羅丕復起請調兵討之晝夜籌度知賊黨迫脅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上請貰若罪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乃已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

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景泰三年行考察政命之山東廉問以實罷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頃之山東旱蝗禱於泰山雨注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饑民無算天順改元　上簡賢圖治任以南京刑部尚書用法明審而存心一以仁恕刑無寃濫至是卒享年六十為人忠厚端詳氣貌溫雅事父母篤於孝敬居喪哀毀如禮教子弟嚴而正與朋友交和以誠居官謙約不以貴勢驕人御衆寬而有制用兵持刑不殺無辜尤諳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

皆憂國愛民之計至於處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人莫測其際焉

金　文

金文字尚德號履素麗水人少穎異甫八歲能習歐字十四能詩文侍父游宦京師學易于學士劉文安公析疑辨理厭服羣輩弱冠入邑庠時草寇攻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文應募建策多所裨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文爲去其栝綴銅函於弦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遂窘比寇平衆皆自占賞獨固辭不受力奮于學景泰庚午領

鄉薦明年第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藻思穎拔公
卿奇之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語言見者嗟譲
九載陞刑部員外郎司政久滯剖決如流一月之間
發遣殆盡司寇陸公深所奬譽保定有疑獄事干貴
戚久不決往勘之事辨而人無後言以父艱歸復除
刑部郎中壬辰奉勑審理南畿刑獄平反二百七十
有奇有受誣得雪者以沉香木肖像而祠之眞定頑
民上封事官民被誣者累百餘奉命鞫之三日而情
具奏徙其人於邊而已在刑部始終十三年無私請
托者合寮稱之無異詞丁酉陞河南開封府太守開

封爲中州大府政務旁午從容處之府獄舊遠府治
卑濕遏隘瘦死者六七十人爲徙之府廨時累歲淫
雨害禾黃河崩決百姓薦饑流離者不可禦憂惶至
不能食乃親履災所驗實圖狀定高下爲奏免其賦
又奏便民七事詔皆可之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
道忌而銜之會諸道覈官或潛以文名附章末乃得
詔與致仕時年纔四十九知者無不爲之太息聞之
不待報即忻然治裝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詞以寄意
既謝事治別業去城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
隨所得爲題咏曰鏡潭雜咏復號鏡潭主人得年僅

五十四

潘　琴

潘琴字舜絃號鶴溪景寧人歷南京吏部主事改兵部武庫遷職方員外郎郎中擢福建興化知府致仕以詔例進階亞中大夫凡在官二十九年家居三十八年年九十而終幼警敏蚤邃經學尤博極史籍為文章典則有古風致性嚴重不苟合以天順丁丑舉進士官南曹成化辛卯乃有興化之命建社學毀淫祠禁端陽競渡元宵放燈每以片言折獄廷無留案籍廢寺田以贍公用鉅細出納皆有籍記可覆按不

避權貴權貴人始諱而終信之自巳亥致仕以來口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惟教子姓及鄉後進文學齒德隱然為東南重雖踰耋耄神采精健不異少壯時所著有竹軒稿七卷詠史詩一卷會小疾即移正寢戒婦女無敢近及晡而逝琴羣行悉備尤敦孝友創祠宇修宗譜闢祭田修累世祖墓自為贊記族子翰林編修時用今稱南屏先生者琴實教誘之竟以學行大鳴於時

金忠

金忠字尚義麗水人天順壬午舉鄉薦甲申登進士

第會修英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
採録事蹟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御
史未上聞父喪歸又喪母哀毀踰禮庚寅服闋上京
師即上疏陳三事皆人不敢言者復除南京御史值
星變具疏上言愈切巡上江抵南康諸府法尙嚴肅
沿江諸司各置紙牌籍兵尅期更相考覈俾往來江
上無虛日盜不敢肆監南京内帑諸衛倉及象馬諸
草塲吏卒轉相戒曰勿犯金御史攝雲南江西山東
三道事劾大臣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得鼻衂至
南京移疾不視事因圖爲去計會臺檄遣巡盜蘇松

諸郡辭疾不往都御史胡公敦勸之而行人謂其執
法太重而忠守之不變有爲所按者誣拾其陰事以
奏遂逮捕聞命以妻子屬其友陳御史直大曰吾不
免矣自往就逮入錦衣衛詔獄成讁戍遼東三萬衛
談笑就道意慷慨如也時至遼杜門謝客有達官問
所欲謝曰此正某平生所不敢爲者居六年病卒時
諸子皆不在側家人以冠帶服之不能言但搖首至
再易深衣乃一領而絕年四十有八性剛斷負才仗
氣見義無所讓同邑進士吳榮卒貧不能舉合賻治
葬又贈所鬻田若干畝貢御史壁道死具棺斂歸其

喪南京致賻以行遼有兄弟相佻者諭弟退避其兄及貧急又賙之所著在官有甕天稿三卷在遼有東甌童子吟稿三卷廣惠集方一卷藏于家初子祺方娶十日聞父難亟來赴及被謫兩上疏乞代父戍不得自歸遼爲狀甚悉知者皆相慶曰金尚義有子矣

周南

周南字文化縉雲縣人成化辛卯以邑弟子員薦於鄉戊戌舉進士授六合令勤政恤民省刑均賦去之日挽留塞道民有一周如水之謠歲癸卯擢監察御史出則按近畿以及廣東皆著風裁入則總諸道章

奏臺中稱能遷湖廣按察司副使遭父喪服闋改江西進按察使所至稱廉明薦剡交屬時宰或忌之南抗疏且去銓曹惜之改任廣東未幾陟江西右布政使弘治十八年召為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邊事多所籌畫虜常一入輒告捷有文綺白金之賜加俸一級俄以母喪去位逆瑾以查盤邊糧草興大獄就逮詔獄半載改獄大同嚴刑淹禁扶病奔頓見者流涕正德五年寘鐇反赦天下隨命復職聽用瑾慍其不叩門致謝俄矯詔復黜為民再繫大同獄比瑾誅乃得免六年命巡撫宣府引疾徑歸朝廷憫之正德辛未

江閩廣三省交界山谷大帽山等寨賊首流刧攻陷建寧寧化石城萬安等縣僭號稱王　命巡撫南贛汀漳地當四省之衝時方多事綏靖得宜惡黨悉平會諸道合兵剿寇盡殲之九年以功擢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廣人聞南來不勞而定南知累歲兵後民思息肩乃弛威布德惟飭長吏勸農寬賦減省浮費以身先之一二年間民得蘇息十年疏請致仕優詔許焉乘傳以歸月有廩歲有夫役家居十七年間時事未嘗不動欣戚官府事未嘗有所與至小民受害未嘗不直言或取尤終不顧其儉素出乎

天賦在官惟菜食兩彞喪皆即日就道不受餽奠屏去葷酒蕭然一室居常手不釋卷尤精意文翰所著有知白齋稿盤錯集和許郢州詩集奏疏若干卷行於世性剛嫉惡而中實有容故能以功名壽考終享年八十有一贈太子少保

鄭汝璧

鄭汝璧字良玉號崑巖縉雲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累轉郎中京師人頌其明斷咸願就質爰書成于手受罰者自以不寃錦衣主緝諸不法健役貪功以毛鷙相師獄詞多誣一一反之且命衛役不

得入署門宿猾無所容其奸持衛篆者亦心折焉尋
調驗封轉考功丁丑大計外吏有一二犯公議者其
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榜出竟
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踰月轉文選履任日卽提推
典史故給事趙公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
同署皆謂事涉太奇曰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卽當斷
行之稍遲恐生他說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
未能無私然愼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賓與才
與地相提衡焉私無所容矣然竟以不能浮沉俛仰
于江陵防太常少卿不數日出爲福建右參議遷廣

東副使遂抗疏以歸時二尊人俱在堂深以得侍養
爲懽而素潛心理學既閒居則立爲程葢日率靜坐
者二時餘則勤勤著述事間從邑中耆德爲杯酒讙
或相約登臨搜奇探幽寓目于鼎湖芝峽間其持家
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人
遵之不敢稍違家食者十二年起井陘兵備副使隨
遷赤城叅政赤城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
虜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苛禮時衣袴褶與諸將馳
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謁制府皆以馬不以
輿明年遷榆林按察使再遷右布政擢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值歲大饑加意軫䘏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
金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飢者委任得人給有
次第全活甚衆士人勒石記之青州賊魏邦齊倡亂
殲之賜白金河南亦荒甚至人相食　天子發帑金
萬餘賑之大司徒楊公博揚言于衆曰救荒乃巡撫
職若一值荒即須内帑安用巡撫爲今歲河南山東
同饑山東有鄭公晏然無事而河南遂至如此衆翕
然服其言會丁父憂時以飛語中傷有别調之旨久
之起南京太常少卿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
綏其舊宦地也形勢要害皆所熟諳而諸裨將多舊

材官指使如意虜酋炒兒忽明愛等寇孤山紅崖墩
命大帥李如璋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命大帥杜松
破走之復窺懷遠命遊擊沈應蛟戰却之事聞賜白
金文綺遷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
軍務廕一子入冑監丙午夏蒞任而疾已作急疏乞
骸骨者三最後得准回籍調理至山東荆門驛卒于
舟中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予祭葬
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由庚堂等集
行于世

祝大昌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失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疾晝夜煉藥奉湌糜以進衣久不解蟣蝨叢生其間疾病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爲隕涕及母歿號慟幾絶諸復襲禭綴斂殯奠祔一衷於古禮會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既葬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大小必關

白而後行公亮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
哭頓仆久乃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請公亮建家範
數十則令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旦序
食堂上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
之分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
過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特善
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徵如指掌尊賢重傳平心
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狥故舊貧窶者周之死給之
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鹽食出
所儲鹽惠族婣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藩閫徵辟不

應竟隱居而終

補遺

葉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少好學博物洽聞嘗以究極天文物理自負洪武十一年春有司以令甲于二月望致祭于城隍神未祭之先羣吏竊飲猪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學亦以株連而就逮乃于獄中以瓦研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因續成之號曰草木子所著又有太玄本旨範通靜齋集詩宗選玉本草節要等書行于世

胡深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元季兵亂深集鄉兵結寨于湖山既而我 太祖下衢婺命胡大海耿再成取處州深時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閉關守禦生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大海且曰吾所以為此者欲郡邑之民安耳 上素聞深名召至京擢中書左司員外郎日與論天下事言輒稱善浙東苗軍叛 上命深總制處州經畫田賦度地築城浙西李伯貞溫州方明善皆相繼敗降福建陳友定擾邊深

奉命征之深突陣決戰馬蹶被執深因舉竇融歸漢故事説友定友定亦禮遇之會元使至遂遇害事聞上痛悼不已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

蘇　民

蘇民字天秀遂昌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檢次入知縣選御史正德二年忤瑾降四川驛丞尋陞吏部員外郎中累陞刑部右侍郎疏請致仕

施　山

施山字鎮卿縉雲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由宣城知縣選廣西道御史巡按貴州福建建言下獄降[illegible]

州判官陞大名府推官累陞廣西僉事